

绘写藏族文学与各民族文学更加绚丽的图卷

《民族文学》藏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综述

近日,“《民族文学》藏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50名多民族作家翻译家就《民族文学》藏文版推动藏族文学发展繁荣、促进多民族文学交流和民族团结进步,以及藏文版继续提高创作和翻译质量、培养和扶持文学新人、进一步办好刊物等方面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说,《民族文学》是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做得好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优秀团队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在凝聚少数民族作家、出版作品、培育新人、推出精品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为多民族作家翻译家搭起了一个互相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为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希望少数民族作家紧贴时代脉搏,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让国家的文化图卷更加绚丽多彩。

《民族文学》主编叶梅讲到,《民族文学》5种民族文字版在慢慢成长,有了一定的读者和影响之后的今天,我们更加意识到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播多样化的民族文化,为我国的人民和读者带来更多的精神食粮。我们要求真实促精品,要不断提高母语创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作品翻译的水平。目前正在举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下,《民族文学》也在针对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就是要更多地接地气,与广大作家翻译家进行面对面、心对心的交流,要更多地走进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去领略,去学习,去提升。

中共甘南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扎西草表示,《民族文学》改稿班在甘南举办,这对于调动甘南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积极性、提高创作水平、推动甘南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近年来,甘南州产生了一批扎根甘南大地、表达百姓情怀、讴歌时代进步的文学作品,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甘南文化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民族语文学翻译局副局长李万瑛讲到,《民族文学》一

直以来都讲究精心办刊、优质办刊,在少数民族读者当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受到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的联合重托,翻译局承担《民族文学》5个民族文字版的翻译审读工作。翻译局迄今共完成了《民族文学》87期的翻译和审读工作。翻译不仅要翻译语言,更要翻译出文学本来的风格和色彩,真正做到“信达雅”。我们将继续按照《民族文学》的要求,把翻译和审读工作做好。

内蒙古文联主席巴特儿说,蒙古族和藏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联系。各民族之间的不断交流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各地方,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对民族文学的支持力度很大,是空前的。《民族文学》从一个文种变成了现在的6个版本,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作家肖亦农表示,在这个普遍浮躁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在非常诗意的氛围里研究人、研究自然、研究文学,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更难得的是,《民族文学》为中国多民族作家坐在一起进行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是一个给人梦想的地方、一个产生希望的地方、一

个讲述文学的地方。

满族作家周建新讲到,信息社会已经将地球压缩成一个村子,文化的差异性越来越被削弱。一方面,我们享受着人类共有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又对自身文化被不断消融困惑不已。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激烈碰撞的结果,但每一次碰撞都要丧失掉一些古朴与纯真的东西。保持文化的差异性,保持各种文化在交融中的相对独立性,才能保护住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

上家族诗人冉冉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催眠问题,写作的进展很慢很艰辛,其情形有如笔下的那位催眠师,整个写作既是去发现和接近真实,让存在显影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我疗救,改变乃至提升的过程。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她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对生命、理想、信仰以及爱等都有了全新的理解。感谢《民族文学》杂志一直以来对作家的贴心支持与服务。

青海师范大学教授扎布认为,一部作品由它的主题和语言所构成,而这两者均来自于文化的传统和民众的生活。如果语言是一座森林或一片草地,那么文学就是一朵花,要把

翻译是创新文化的舵手

□丹 增(藏族)

《民族文学》藏文版对藏族文学翻译人才的培养、对藏族文学新人的扶持,以及对藏族文化的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次有8个省市、13个民族的优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参加改稿班,是一个彼此了解和学习的难得的机会。

《民族文学》藏文版是党和国家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民族政策的体现。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主要表现在文学上。文学是每个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的表现。文学是入学,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映。从这方面来看,当代藏族作家应该多深入基层,深入人民群众,抒写他们的生存状态。文学是个人经验和情感的表达。从这点出发,当代藏族作家应该多积累一些人生经验,多阅读国内外文学名著,为自己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藏族当代作家要锻炼语言的组织能力和叙事技巧。藏族青年作家要了解藏族的文学史,精读藏族古典文学。当然,也要读现代藏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另外,文学要做

对对弱者的同情、对自由的呐喊以及对生命的关爱。

翻译给藏族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西藏历史就是一个翻译的历史。藏族从松赞干布时期开始,从印度的梵文和巴利文开始翻译以佛教为主的经典,其中也包括《云使》《沙恭达罗》等文学作品。藏族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高僧和智者都是有名的翻译家。《萨迦格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文明的旗帜、创新文化的舵手、创建历史的助手。藏族的历史和汉语翻译西方文化的历史可以证明这句话的真假。

翻译使得作家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民族和国籍的力量。但目前国内翻译家的地位偏低,翻译稿酬不高,这使大多数译者放弃翻译从事其他工作,也间接地造成了优秀译者的流失。我觉得译者要提高翻译的技巧和水平,要继续有组织地、规划性地对翻译人才进行定期培训,并通过提高翻译稿酬,培养新译者,招纳老译者,使《民族文学》藏文版的文学翻译水平更上一层楼。

· 专 论 ·

翻译推动与世界的对话

□阿 来(藏族)

这次《民族文学》藏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研讨翻译问题,很有意义。

翻译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跟世界交流对话的方式。所以,翻译水平的高与低,其实也相当于在权衡我们的对话能力的强与弱。因为我要跟世界对话、交流,交流不是简单地说话,重要的是生存观念、价值观念的碰撞,思想文化的互相交融,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下,翻译变得越来越频繁、重要。

翻译会改造一种语言。我们自己的语言就包括了原来没有的一些世界的信息。藏族也一样。历史上,藏文成为一种完整的文字,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不是吐蕃王朝为了大量地翻译佛经,难以想象今天藏语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因为语言的构成过程中,它的表达方式一定是跟它要表达的内容紧密相关的,语言的特点是由它所表达的内容决定的。汉语中的佛经翻译也很早,大概在公元400年至500年,就有

大量的佛经翻译。鸠摩罗什在中国翻译了几十部佛经。他翻译的语言非常精妙,过去没有的词他能想得出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汉语过去的“色”就是颜色,没有佛教中“事物”的意思;过去汉语中也有“空”,但是没有哲学终极意义上的空。他把佛经中没有的词翻译过来很难,也需要很强的创造力。

语言有可以对应的时候,但是语言很多时候是无法一一对应的。语言中更微妙、更有意义的内容,不是靠词典一对一地翻译出来的,尤其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有差异的时候,你的语言经验不够,就需要创造。翻译是一个技术活儿,入门很难,进入之后更需要一种创

造精神,所以说翻译家从事的是非常富于建设性的工作。这样给翻译家提出的要求也就很高,不然我们很难在两三种语言中自由穿行。我们创造一些词汇,每个新的词汇不仅仅是一个词,每个词背后都会带来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事物。我们命名一个新的东西,就在语言中创造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输入一个新的思想,是对它的一次丰富和革新。

所以我说翻译是一种大功德。这些语言翻译出来,一点一点、日积月累地改变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语言所影响到读者的思想和感受,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世界之广大,拥有更多的更强的跟世界对话的能力。

文学翻译二问题

□南 色(藏族)

文学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

有些翻译理论家说翻译是科学,而有的却说是艺术。那么,究竟何为?我们通过比较和参考古今中外的理论得出的答案是:两者皆是。

藏族古代翻译理论书《声明要论》中,通过梵译藏的实践过程总结经验,提出了音译、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而其中的直译与意译,可被认作为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最佳答案。随着人类审美的不断提高,以及读者与翻译者的艺术修养的提高,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中艺术的成分在日益增多。所以,翻译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

译文比原文突出是翻译译词吗?

很多翻译者一方面承认翻译应忠实于原文,另一方面却又赞扬译文比原文突出的做法,这岂不自相矛盾?既是意译,也应以与原文内容不违背,符合言词与文法、文化等各民族特有的言说习性为前提。原文不优美,译文怎能优美?而原文若无此种意境又何须强加?仔细想来,岂不是名不副实。但从文学翻译而言,译文比原文突出的作品也不全然是伪作,主要是我们以怎样的标准去评价它。如果是诗歌体、修辞方面可以与原文有所出入,可以出现比原文审美较高的水准,这有何不可?但倘若过度,则会妨碍原文内容之表达,故需谨慎而为。

上个世纪,汉语翻译理论家们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汉藏翻译工作者对此都有所了解,对该翻译准则的正误我们并无疑虑,但在翻译实践中应该有较好的掌握。文学翻译中以通顺流畅、优雅翻译为主,可能会出现与原文内容不符的情形。所以,无论翻译什么样的作品,最主要的还是忠实原文。忠实原文之意义十分重大。翻译初学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再努力达到通顺流畅、优美,译文才会优秀。

诗歌能否翻译?

诗歌能否翻译长期以来就是备受争议的问题。在我看来,诗歌的翻译有“诗文全译”、“诗文半译”、“根本无法翻译”的三种情况。诗文全译,指的是节律统一和词汇统一的句子的诗文翻译,人名与地名(音译法),基本情节(叙事诗)与思想内容的翻译。诗文半译,指若不能如上将全文译出,即可翻译一部分词句、语法与修辞法、文体特点等。诗文无法翻译,指如诗歌音律中的韵律、音节发音、声调之高低、特殊修辞法等内容的翻译。那是因为无论是哪种语言,都有自身特有的一些属性之故。一首诗歌能否译出,还取决于译者自身。一首诗歌,甲说可译,乙说无法译出。而甲不仅译出且觉得与原文无异。而乙则只认为这是断句连成的散文罢了!因此,其中不仅有关翻译本身的问题,同时也有译者自身对诗歌的理解与审美经验的问题。

古代诗歌能否进行汉藏互译?藏语中有些元音构成的名词实质是不发声的,外看虽有形,但实际上吟诗之时却为短音或无音。同时一个音节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辅音虽为短音却外形较长,故与汉语一音节或一词之现象差距甚大。简言之,汉译译藏,音节明显会增加。此外,藏语中两个音节表示汉语中一个音节的表达法也强制性地控制着诗歌的音律。自上世纪后期始,虽大力提倡汉语与其他民族古代诗歌的藏译工作,却未见有较大为满意成果的原因,就在于翻译标准与各民族语言的音表意等方面的限制,而这些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学翻译要理解语境

□东主才让(藏族)

文学由语言、意境、主题等要素构成。尚未翻译之前,在理解原文时,对于上下文及时间、空间等语境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汉语中的“敬畏”一词,根据语境藏语中有着不同的词汇表达。所以,翻译时需要语境藏语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文章由几组语境构成。这就要求至少细读三至四遍。其次,还要了解意境,即作者之情感与思想。最后,要了解主题即作者意图,方能理解原文。

有学者提出:“用藏语说汉语。”许多文章从外形来看虽被译为藏文,但实际上却与藏文典籍中的语法规则不符。如《民族文学》藏文版里的标题翻译,《我们将走得再远》翻译中时态差别会显示出不同风格,《文学需要真善美》的翻译需注重言简意赅。

一个作家的创作经历是不断改造自己的喜好和心态,以寻求一种适合自己的文风的过程。通常,专攻一项可视为一种好的现象。但那一项未必就是与喜好和心态相适应的文风,更不一定是创作的最佳水准。所以,尝试各类风格才能发现与自己的喜好、心态相适应的风格。

文学风格,首先要从字句开始学起,从古典文学典籍与传记史书、民间生动之词句学起。字句成风格,内容自然就有风格。字句之风格可表现作者之情感与思想。其次,修创作,再修文风。对于创作而言,沉思异常重要,其重点在于独立认真思考。此外,需具备记述听、说、思之感受的能力。同时,要培养书写信函与心语之才能。

艺术创作是趋向真善之道,无论遇到何等困难,都应持之以恒。如果作者自身有持之以恒之信念,创作临时间断也无妨。因他心中始终坚持有一天能出佳作之意念。

翻译应有理论上的突破

□元 旦(藏族)

藏族文学翻译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吸收外来文化、繁荣发展藏族文学的桥梁。

藏族文学翻译历史久远,它是在浩大的佛经翻译工程的背景下形成的,它深受佛教及其哲学思想的影响。上世纪初,中断了数百年的翻译事业又在多个藏族翻译家的努力下薪火相传,以宗教翻译为新的传统逐渐转变为人文知识翻译为主,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

藏族当代文学翻译是在与古代藏族文学翻译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型的文学翻译事业,是在现代文明和科技运用空前发展、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形成的文学翻译。现当代

藏文翻译应遵循藏语规律

□更登冷智(藏族)

《民族文学》藏文版让我受益匪浅,我不仅能感受到兄弟民族文学的魅力,也能读到许多人类共同的文化知识。所以,我对《民族文学》藏文版抱有很大的期望,也感到它所担负的责任很重大。

首先,杂志不能随意发表文章,而应该挑选对人们有益、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译者也应该具备一定词汇量与语言创造力。因为当下混杂物运用者较多,书面语中掺杂俗语的现象长期存在。虽用民族文字书写,但词不达意之情形也屡屡出现,这对作品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译者应该根据本民族语言的特性进行翻译,词汇的运用都应遵循藏语的规律。《民族文学》中刊登的译文,有些译者的文章中还是出现了许多与藏语

规律不符合的表达法。

《民族文学》藏文版在翻译实践中势必能确定、规范一些前所未有的词汇,译者们必须考虑到方言与藏语通用语的现状。古代翻译家翻译的经文或诗歌、诗学理论,如今无论卫藏、安多还是康巴地区,只要习得藏文便可读懂。希望现在的译者学习古代译家。如在藏语中形容词后加名词较普遍,只有个别名词后加形容词的现象;动词也只加在形容词之后而非之前;数词应加在形容词之后,其一般规律就是形容词后加名词再加数词。但现在有些译文却常出现排序混乱的现象。

我想,为保证我们不失引进其他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信心,需扩大翻译队伍,推动翻译事业更好发展。

这次《民族文学》藏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暨《飞天》甘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笔会的举办,对进一步提升藏族母语文学创作水平,推动甘肃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藏族文学一直是甘肃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几代藏族作家为甘肃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推波助澜,奉献了大量的佳作。新时期以来,甘南藏族母语文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先后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扎根发芽阶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繁荣发展阶段和新世纪以来的“网络”同步发展阶段,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创作力强的作家和翻译家队伍。他们以《民族文学》藏文版和《西藏文艺》《章恰尔》《达赛尔》《甘南日报》(藏文版)等藏文报刊为主阵地,创作、翻译、发表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一大批作品入选众多颇具影响力的权威性选本,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等语种。《赛仓·罗桑华丹文集》《献给圣地的歌》《黎明的呼唤》《无限世界和它的主人》等母语作品出版发行,部分作品获得国内藏族母语文学奖奖项。其中有的作家也参与了《民族文学》藏文版的翻译工作,为向藏族读者介绍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甘肃各级文联及作协始终把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当成一项重要的工作,把西北特色和民族特色当成甘肃文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通过作家队伍建设、搭建平台、文学评奖等,多措并举,助推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今后,甘肃省作协、《飞天》编辑部等相关单位要加强与同行的交流、沟通和联络,学习借鉴他们在培养扶持少数民族作家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努力调动甘肃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不断推出新人新作。

走进帐篷 走向世界

□降边嘉措(藏族)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藏族文学进步的速度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藏族作家生长在青藏高原,对民族文化有很深的认识和了解,这有助于写作素材的挖掘和情感的把握,但很多藏族作家依然停留在讲故事的层面上,小说写作欠缺语言和艺术上的创新,诗歌也没有完全脱离民歌的表述方式。

我觉得,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要通过表述这个时代的变化,挖掘其内核,并通过文学的语言表达出来。从20世纪到21世纪,大至世界、小至藏区的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社会的巨大变革为我们藏族作家和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但至今还没有出现反映历史巨变的伟大作品。作家要反映变化着的时代,还要以崇高的、以真善美为理念的作品来推动时代的变化,积极地参与时代的变化,提高广大群众的精神境界。作家要同广大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在象牙塔里自我欣赏、自我鼓吹,所以作家既要走进帐篷,去了解农牧民的生活,又要走向世界,向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伟大作品学习,开阔眼界,并把自身的文学精品介绍给世界和其他民族。

呈现民族多彩的“秘史”

□尔藏才旦(藏族)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本身拥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他生于斯长于斯,和自己的家园血肉相连,血脉相承,与这方土地同命运共呼吸,有着血液于水的真挚情感。其次,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存,为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创作上的资源。但优势不等于现实,民族文学的繁荣还存在着不少缺憾。

现在的一些年轻作家,他们一生下来便与自己的民族生存空间、与母体民族文化有着一定的距离,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根,自己的根在哪里。这导致他们的作品立意肤浅、根基不深,得不到母体民族的认可和推崇。如果不扭转,则民族文学就有可能走向萎缩。惟有回归到自己血脉之中,学习并继承传统文化,真正了解、熟悉自己同胞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才会拥有真正的创作资源。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气息,才能呈现给世界自己民族多彩的“秘史”。

推动民族文学繁荣

□马小青(保安族)